

# 我能否相信自己

● 余 華

我曾經被這樣的兩句話所深深吸引，第一句話來自美國作家艾薩克·辛格的哥哥。這位很早就開始寫作，後來又被人們完全遺忘的作家這樣教導他的弟弟：「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，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。」第二句話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臘人之口：「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。」

在這裏，他們都否定了「看法」，而且都為此尋找到一個有力的藉口：那位辛格家族的成員十分實際地強調了「事實」；古希臘人則更相信不可知的事物，指出的是「命運」。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，那就是「事實」和「命運」都要比「看法」寬廣得多，就像秋天一樣；而「看法」又是甚麼？在他們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片樹葉。人們總是喜歡不斷地發表自己的看法，這幾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，於是人們真以為一葉可以見秋了，而忘記了它其實只是一個形容詞。

後來，我又讀到了蒙田的書，這位令人讚歎不已的作家告訴我們：「按自己的能力來判斷事物的正誤是愚蠢的。」他說：「為甚麼不想一想，我們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滿矛盾？多少昨天還是信條的東西，今天卻成了謊言？」蒙田暗示我們：「看法」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榮和好奇在作怪，「好奇心引導我們到處管閒事，虛榮心則禁止我們留下懸而未決的問題」。

四個世紀以後，很多知名人士站

出來為蒙田的話作證。1943年，IBM公司的董事長托馬斯·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訴人們：「我想，5台計算機足以滿足整個世界市場。」另一位無聲電影時代造就的富翁哈里·華納，在1927年堅信：「哪一個傢伙願意聽到演員發出聲音？」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帥，這位法國高級軍事學院院長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軍總司令，對當時剛剛出現的飛機十分喜愛，他說：「飛機是一種有趣的玩具，但毫無軍事價值。」

我知道能讓蒙田深感愉快的證詞遠遠不止這些。這些證人的錯誤並不是信口開河，並不是不負責任地說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。他們所說的恰恰是他們最熟悉的，無論是托馬斯·沃森，還是哈里·華納，或者是福煦元帥，都毫無疑問地擁有着上述看法的權威。問題就出在這裏，權威往往是自負的開始，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樣，他們開始對未來發表看法了。而對他們來說，未來僅僅只是時間向前延伸而已，除此之外他們對未來就一無所知了。就像1899年那位美國專利局的委員下令拆除他的辦公室一樣，理由是「天底下發明得出來的東西都已經發明完了」。

有趣的是，他們所不知道的未來卻牢牢地記住了他們，使他們在各種不同語言的報刊的夾縫裏，以笑料的方式獲得永生。

\* 本文是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1997年「洗為堅當代中國文化講座」（10月24日）的演講稿。

很多人喜歡說這樣一句話：「不知道的事就不要說。」這似乎是謹慎和謙虛的品質，而且還時常被認為是一些成功的標誌。在發表看法時小心翼翼固然很好，問題是人們如何判斷知道與不知道？事實上很少有人會對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大加議論，人們習慣於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發表不知道的看法，並且樂此不疲。這是不是知識帶來的自信？

我有一位朋友，年輕時在大學學習西方哲學，現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。他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看法，有一天他告訴我，他說：「我的大腦就像是一口池塘，別人的書就像是一塊石子；石子扔進池塘激起的是水波，而不會激起石子。」最後他這樣說：「因此別人的知識在我腦子裏裝得再多，也是別人的，不會是我的。」

他的原話是用來抵擋當時老師的批評，在大學時他是一個不喜歡讀書的學生，現在重溫他的看法時，除了有趣之外，也會使不少人信服，但是不能去經受太多的反駁。

這位朋友的話倒是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：那些輕易發表看法的人，很可能經常將別人的知識誤解成是自己的，將過去的知識誤解成未來的。然後，這個世界上就出現了層出不窮的笑話。

有一些聰明的看法，當它們被發表時，常常是繞過了看法。就像那位希臘人，他讓命運的看法來代替生活的看法；還有艾薩克·辛格的哥哥，儘管這位失敗的作家沒有能夠證明「只有事實不會陳舊過時」，但是他的弟弟，那位對哥哥很可能是隨口說出的話堅信不已的艾薩克·辛格，卻向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範例。辛格的作品確實如此。

對他們而言，真正的「看法」又是甚麼呢？當別人選擇道路的時候，他

們選擇的似乎是路口，那些交叉的或者是十字的路口。他們在否定「看法」的時候，其實也選擇了「看法」。這一點誰都知道，因為要做到真正的沒有看法是不可能的。既然一個雙目失明的人同樣可以行走，一個具備理解的人如何能夠放棄判斷？

是不是說，真正的「看法」是無法確定的，或者說「看法」應該是內心深處遲疑不決的活動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看法就是沉默。可是所有的人都在發出聲音，包括希臘人、辛格的哥哥，當然也有蒙田。

與別人不同的是，蒙田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懷疑主義的立場，他們似乎相信「任何一個命題的對面，都存在着另外一個命題」。

另外一些人也相信這個立場。在去年，也就是1996年，有一位瓊斯小姐榮獲了美國俄亥俄州一個私人基金會設立的「貞潔獎」，獲獎理由十分簡單，就是這位瓊斯小姐的年齡和她處女膜的年齡一樣，都是38歲。瓊斯小姐走上領獎台時這樣說：「我領取的絕不是甚麼『處女獎』，我天生厭惡男人，敵視男人，所以我今年38歲了，還沒有被破壞處女膜。應該說，這5萬美元是我獲得的敵視男人獎。」

這個由那些精力過剩的男人設立的獎，本來應該獎給這個性亂時代的貞潔處女，結果卻落到了他們最大的敵人手中，瓊斯小姐要消滅性的存在。這是致命的打擊，因為對那些好事的男人來說，沒有性肯定比性亂更糟糕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們竟然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。

由此可見，我們生活中的看法已經是無奇不有。既然兩個完全對立的看法都可以榮辱與共，其他的看法自然也應該得到它們的身分證。

米蘭·昆德拉在他的《笑忘書》裏，讓一位哲學教授說出這樣一句

話：「自詹姆斯·喬伊斯以來，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的最偉大的冒險在於冒險的不存在……」

這句話很受歡迎，並且成為了一部法文小說的卷首題詞。這句話所表達的看法和它的句式一樣圓滑，它的優點是能夠讓反對它的人不知所措，同樣也讓贊成它的人不知所措。如果摹仿那位哲學教授的話，就可以這麼說：這句話所表達的最重要的看法在於看法的不存在。

幾年以後，米蘭·昆德拉在《被背叛的遺囑》裏舊話重提，他說：「……這不過是一些精巧的混帳話。當年，70年代，我在周圍到處聽到這些，補綴着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殘渣的大學圈裏的扯淡。」

還有這樣的一些看法，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指出甚麼，也不是為說服甚麼，僅僅只是為了樂趣，有時候就像是遊戲。在博爾赫斯的一個短篇故事《特隆·烏爾巴爾，奧爾比斯·特蒂烏斯》裏，敘述者和他的朋友從尋找一句名言的出處開始，最後進入了一個幻想的世界。那句引導他們的名言是這樣的：「鏡子與交媾都是污穢的，因為它們同樣使人口數目增加。」

這句出自烏爾巴爾一位祭師之口的名言，顯然帶有宗教的暗示，在它的後面似乎還矗立着禁忌的柱子。然而當這句話時過境遷之後，作為語句的獨立性也浮現了出來。現在，當我們放棄它所有的背景，單純地看待它時，就會發現自己已經被這句話裏奇妙的樂趣所深深吸引，從而忘記了它的看法是否合理。所以對很多看法，我們都不能以斤斤計較的方式去對待。

因為「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」，而且「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」。這些年來，我始終信任這樣的話，並

且視自己為他們中的一員。我知道一個作家需要甚麼，就像但丁所說：「我喜歡懷疑不亞於肯定。」

我已經有15年的寫作歷史，我知道這並不長久，我要說的是寫作會改變一個人，尤其是擅長虛構敘述的人。作家長時期的寫作，會使自己變得越來越軟弱、膽小和猶豫不決；那些被認為應該克服的缺點在我這裏常常是應有盡有，而人們頌揚的剛毅、果斷和英勇無畏則只能在我虛構的筆下出現。思維的訓練將我一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懷疑之中，從而使我逐漸地失去理性的能力，使我的思想變得害羞和不敢說話；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卻是茁壯成長，我能夠準確地知道一粒鈕釦掉到地上時的聲響和它滾動的姿態，而且對我來說，它比死去一位總統重要得多。

最後，我要說的是作為一個作家的看法。因此，我想繼續談一談博爾赫斯，在他那篇迷人的故事《永生》裏，有一個「流利自如地說幾種語言；說法語時很快轉換成英語，又轉成叫人捉摸不透的薩洛尼卡的西班牙語和澳門的葡萄牙語」的人，這個乾瘦憔悴的人在這個世上已經生活了很多個世紀。在很多個世紀之前，他在沙漠裏歷經艱辛，找到了一條使人超越死亡的秘密河流和岸邊的永生者的城市（其實是穴居人的廢墟）。

博爾赫斯在小說裏這樣寫：「我一連好幾天沒有找到水，毒辣的太陽，乾渴和對乾渴的恐懼使日子長得難以忍受。」這個句子為甚麼令人讚歎，就是因為在「乾渴」的後面，博爾赫斯告訴我們還有更可怕的「對乾渴的恐懼」。

我相信這就是一個作家的看法。

余華 中國著名作家